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後漢

第七冊

新華書店
北京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四十六

後漢八

選舉

賢良方正 博士弟子 孝廉 至孝 有道 清厚 質直 仁賢 茂才 四行 明經 計偕 將帥 耆儒 試尚書 試博士 童科 任子 公府選舉 公府辟除

州郡辟除 上計吏 聘處士 宣陵孝子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

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

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率承大業夙夜慄慄而災異仍見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
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
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
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試畝不繫閣闕敷奏以言則文
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與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

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輔朕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思得忠良正直之人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卽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隨索隱者各一人

沖帝卽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並帝以上通紀考並同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郡功曹舉 申屠剛 蘇章 李法 爰延 崔駰 周燮不就 劉瑜

荀淑 皇甫規 張奐 劉淑 劉焉通考選

右賢良方正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凌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徐防傳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人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八人為郎中乙科二十八為太子舍人丙科二

十人補掌故東京因仍順帝
舊制今更增各十八紀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質帝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靈帝紀

紀

右博士弟子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以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百官志

建武十四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一人光祿歲察廉吏二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

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章帝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

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

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

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帝從之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二十人既而

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二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並帝紀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徐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順帝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

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黃瓊傳

二帝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

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

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黃瓊傳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切而所在翫習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諂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桓帝紀以
上通考同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士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剋戾舊章便利未明取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許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

清洗濁覆實虛蓋不宜改革帝乃止

詔侍中尙書中官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考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

吉京房師丹孟嘉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合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議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責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有一家之學六藝專門之類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尙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寘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愚以爲眞孝實廉

之人豈有不學牆面之理而以家法殘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尙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方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鄉評舉善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故所舉大概皆得其中葉以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爲革繆之法矣

以上通考選舉考

東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族孫以郡功曹舉遷謁者

魏霸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霸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槃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翟劭 霍諝

陳禪 龐參

陳邈 橋元

黃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龔

种嵩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勳 張衡不 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陳翔 檀敷 劉儒 賈

彪 符融不 鄭太不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劉虞 公孫瓚 袁術 許荆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劉琨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鈞 服虔 穎容 許慎 高夔 劉

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邵 公沙穆 華佗不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救郡國簡用良俊

种嵩始爲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

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

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

在山澤歆卽召嵩於庭辨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爲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一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

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詰种嵩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

對之頃而知之乎以上通考 選舉考

右孝廉廉吏 附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安帝 紀

三國志 卷之九 選舉 後漢 選舉 五 約雅堂藏板

三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涪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右至孝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師延為侍中

陳忠傳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謝弼傳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滄朴有道賢能

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稱名偽服寢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

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

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
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得失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
鄙生忘其拘備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
雄黃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
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睿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官之
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
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
宏儒遠智高心深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
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以上通考
選舉考

右有道

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淳厚質直各一人安帝紀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厲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
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通考
選舉考

右淳厚質直

中興以後復增清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實直清白敦厚之屬左雄傳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清朴仁厚之士樊準傳

右仁賢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敦厚實朴謙讓節儉也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郡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章帝紀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一人四行謂清厚實樸謙遜節儉也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

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

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

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本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

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

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

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茂才四行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

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義異焉

章帝紀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順帝紀

實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

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二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

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資賞進

實帝紀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靈帝紀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二人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明經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二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所舉之人命
與計吏借上
明帝紀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明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

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安帝通考

右計偕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各五人安帝紀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効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順帝紀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者詣公車靈帝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護任將帥者

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坐贓受罪周舉以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

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上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

三公

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汚也以上通考

右將帥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爲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丕

魯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

不講則所識曰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資糧不得專業結童人學白首空歸長委蒿野

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案吳曾云此卽累舉推恩之始

獻帝紀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耆儒

安帝時尙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

對第一拜尙書

翟酺傳

右試尙書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百官志

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爲第一

陳元傳

張元舉孝廉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爲博士

張元傳

揚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仁揚

傳

建武七年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乃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二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永初二年詔曰間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有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行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冲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

雄

馬廷鸞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駁其非帝不從既行而廣出爲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罰蓋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者雄之爲人可知矣得雄之爲人雄之爲法可知矣范史推其効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爲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繆舉者胡廣輩爾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試博士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爲童子郎

左雄傳

黃琬以公孫爲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爲諸生顯名太

學中號爲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

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

以其身體壯大疑問匿年幼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樛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

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童科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安帝紀

東漢任子人仕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黃瓊 袁敞 黃琬 臧洪 何

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二百年而用入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邛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敘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任子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

百官志注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任重三公

陳忠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缺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

陳蕃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

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勞苦

宦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二互法禁忌

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關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失二互自生留閣願蠲

除近禁無拘二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蔡邕傳

趙戢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戢輒堅拒不聽

王允傳

建武二年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劾除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選舉補置可歸有司帝感

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楊秉亦言所徵皆特拜不試爲非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聞者以來吏政不勤於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也三公其簡敘先後情嚴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中

三年郎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復不歸貢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顛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己其當選者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尚書職在幾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不得通偏黨之恩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觀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桓帝時綱紀墮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爲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執拜平原相禁網益密選用艱難幽

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坐留闕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

三互限以未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公府選舉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百官志
孝靈帝時司徒楊賜太尉桓焉皆坐辟詔禁錮黨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傅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元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舉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與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公府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百官志

按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蓋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躡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猶以辟召爲榮云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敕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

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州郡辟除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和帝紀

按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

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簿則其事不類矣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自此終桓帝世無復留拜者

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

文苑傳

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

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選光祿

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問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二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

精練有吏能者為之

漢官儀云能通者頡頏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章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今

務簡可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上文簿其職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

恥焉丁郎以孝廉為郎病不就光武詔問實病乎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

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郎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郎又郎中衷著詣闕上書訟梁冀驕暴與陰殺之學生劉常為名儒素善書冀召常補令史以辱之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

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于石令史為長帝從之

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
白官暴貴而吏暴賤也後世爲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放縱於理義之外故爲世所輕而儒
者恥與爲伍秦秉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
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分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
史而不愆元成以來至東漢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以爲恥蓋亦習
俗使然然胡廣袁安之進身亦由郡吏而丁邯則決不肯爲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
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沈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郡吏亦屑爲之及其旣以孝廉異科薦
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爲郎令史矣然考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
尚書陳矯奏置郎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
名以補之然則丁邯雖誓死不爲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爲郎者遂爲久例歟

以上通考選舉考

右士計吏

漢室中微士之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
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
稍衰邪孽富朝處子梗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起以壽終連明傳

周黨勅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召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精頭待見尙書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二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又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

罪而敢私竊虛名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

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郡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到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素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召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王霸傳

嚴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即位以物色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

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二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嚴光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

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周燮傳

法真博通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聘真深自隱絕終不降屈法真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玄纁禮備因辭廢疾周勰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遺之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論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奪黃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樊英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上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官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黃瓊傳有詔公車召錯等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延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晨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召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其名樊英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就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間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黃瓊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

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桓帝乃

以安車玄纁備禮聘之並不至徐穉傳

帝又召安楊魏桓其鄉人勸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應馬萬疋

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桓傳

韓康避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

車因道逃遁韓康傳

楊善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疾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

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勸善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楊彪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爽已

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連則

宏道以求志陵夷則滿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滿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荀爽傳論

右聘處士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郎中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

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

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械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旬旬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蔡邕傳

右宣陵孝子

後漢九

學校 帝學 大學 宮邸學 鴻都門學 郡國學 國史 圖書 經學 五經諸儒
易家 尚書家 詩家 禮家 春秋家 講論經義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親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
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
樂此不為疲也 光武 帝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
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
儒並聽四方欣欣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瑯承宮
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矐之貢
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
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承平 樊豐 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
湯本師為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

太子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

博學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

訓不明無所曉識况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卽位尊以師禮

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

人圍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

儒林傳序

肅宗卽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

章帝紀

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桓郁傳

章帝之爲太子也受尙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

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

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

賈逵傳

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

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

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

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人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

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維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委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相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和帝紀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黨綱傳

右帝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官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

石經七年朱浮以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

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于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

朱浮傳

順帝永建六年將以大匠翟酺上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賡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酺傳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及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邊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下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合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初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養豎至於芻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豐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弟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添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儒林傳

建武十九年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弟子員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司徒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八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召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詠甲科四十八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二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爲三百人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門無故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讖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

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生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其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

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
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靈帝熹平四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既誅
其高明善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貸定蘭臺漆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
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
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馬廷鸞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凶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跋
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獻帝方爲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
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耆儒之不過邪以上通考
學校考

右太學

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順帝紀 四姓爲外戚樊氏郭氏陰
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
十餘人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后紀
通考同

右宮邸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寫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以爲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斗筭之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

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蔡邕傳

馬廷鸞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為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為列者，則以為恥。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敕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靡辯說，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非豈能盡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傳，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靡自為辯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閒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為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舉東方朔輩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王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聚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相更告訟無復廉恥。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才皆西園諸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以上通考學校考

右鴻都門學

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

向慕之

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辛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壇荒和之以娛嘉賓

明帝紀

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

宋均傳

寇恂爲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寇恂傳

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

衛颯傳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

有儒雅之主

任延傳

秦彭爲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

秦彭傳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養國老晏會諸儒百姓

觀者莫不勸服

鮑德傳
通考同

後漢建安末魏國作頌宮於鄴城南

通典吉禮典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魯丕爲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官

學官學舍也

丕止不聽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

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燕事不可聽詔從不言

以上通考
學校考

右郡國學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

紀后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殫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

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建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

遷班固所叙與典藉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

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

竟不聽及後之著術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萬餘言楊終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

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官景耀帝從之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事應奉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

盡漢質帝爲八卷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荀爽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

別首目連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帝嘉其才宥還本部及誅董卓司徒

王允收邕付廷尉邕陳辭乞歸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

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九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礪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荀悅傳

右國史

東觀學者稱爲老氏藏至道家蓬萊山竇章傳

藏書閣曾大蘭臺百官志蘭臺令史石室李固傳陛下宜秘館賈逵秘書儒林中書儒林

傳 秘書監桓帝東觀郎李尤校書郎馬融校書郎班固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儒林

班固永平中爲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班固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

秘書賈逵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東平王蒼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和帝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

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駒駘馬融及五經諸子

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竇章傳

順帝永平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

馬日磾張紉韓說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蔡邕傳雒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經

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兩行禮記十盧植上書願得能

五碑梁肅陵東行論語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郭舉色名字

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
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吳祐傳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
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
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右圖書

自光武中興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取橫塾者蓋布
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
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沫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
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
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

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劉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功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

儒林傳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

祭遵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章帝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

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繁改漏自是學者畧知所歸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玄傳論

右經學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犖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馬融傳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傳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

經異義傳於世許慎傳

蔡立字叔陵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蔡立傳

傳

鄭立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立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鄭元傳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盧植傳

右五經諸儒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園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東萊費直傳易授瑯琊王橫爲費氏學

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母將承爲高氏學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
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子京

注丹

任安

夏恭

梁邱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顛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立作易
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京氏遂衰

右易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爲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
朝受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歛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紉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顯於世

右尚書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爲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晁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右詩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今五十六篇及周官

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立作周官注立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立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右禮家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暇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熯 張霸 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 張佐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眾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潁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君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不復補

右春秋家

建武二年召范升爲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稽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曰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學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

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合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

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巨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昌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黷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撥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臆覺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

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時間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思聖執眷顧儒雅探孔子拜下之議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績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无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子之正道理巨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遂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宛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詎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控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

敢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
 曉圖讎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
 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
 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讎明劉氏為堯後者
 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讎所謂
 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
 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數若復留意廢
 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賈逵

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得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喪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
 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宣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
 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
 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其正經義令學者
 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章帝紀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浹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丁鴻以才高
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丁鴻傳

右講論經義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四十八

後漢十

田賦 田制 水利 租稅 假民田苑蠲假稅坊 勸農桑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斛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木尤盛野

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光武帝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上下州郡權覆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市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東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首服

劉隆傳

十六年河南尹張汲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光武帝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踰踏無所容詐彭迺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

三府並下州郡

秦彭傳

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四十八

後漢十

田賦 田制 水利 租稅 假民田苑蠲假稅均 勸農桑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斛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米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光武帝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上下州郡權覆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市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東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適實首服劉隆傳

十六年河南尹張汲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光武帝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踰躅無所容詐彭適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

三府並下州郡秦彭傳

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王景傳

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禁網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井去未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受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驚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國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畫曰官田力堪農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仲長統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迺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二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

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稔恐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並郡國志注以上通考並同

右田制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

豐給陂徑百里灌田萬頃在今安豐縣界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二百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以上通考

田賦 通典考同

右水利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

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光武通典通考並同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爲租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

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令布帛爲租

則更多姦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 朱暉通典通考並同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安帝紀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 十錢也 桓帝紀 通考同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 靈帝紀 通考同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歛奪民

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 陸康傳 通考同

右租稅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明帝紀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濟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明帝紀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鑿田賦與貧人章帝紀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貲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二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章帝紀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尙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力勿令游手章帝紀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甲戌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令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一歲和帝通考同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和帝通考同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和帝紀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和帝紀

十五年令百姓鯁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和帝紀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安帝紀

三年二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民

安帝紀

右假民田苑

編假稅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詔有司免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柘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閉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勸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種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

元和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糧餉

並帝紀

右勸農桑

戶口 戶口 孝悌力田 崇孝行 戒奢侈 奴婢

漢興至於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一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一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一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帝王世記見郡國志注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庶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覆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卽爲本乎

郡國志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載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一十七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

七千三百二十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
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
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
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
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
九百七十二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冲帝
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
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
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二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郡國通考
志注同

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附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畏哉嗣
是累朝休養生息每每增羨固其理也但冲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
饑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邪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右東都戶口極盛之數此係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如通典則以爲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於漢書五百二十八萬有奇口多於漢書六百四

十一萬有奇未知孰是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劫御西還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雄雌未定剝割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

以上通考戶口考

右戶口

明帝卽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注云云三老孝悌力田皆勳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

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明帝紀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老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

率農功

明帝紀

右孝悌力田

孝經師主監試

百官志屬司隸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對序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

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厥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

問致羊酒以終厥身有如不幸祠以中牢

江革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爲務

荀爽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

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順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孺者東平孝王敞兄弟孝行有增戶之封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以酬厥德

東海恭王傳

右崇孝行

章帝建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章帝紀

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吹綸絮

章帝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安帝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屨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一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

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懲惻分明而有司憐任訖
不奉行秋節既立鷺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安帝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計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布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究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禦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不知爲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布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纒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緡用巧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冠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鳥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笄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瑠璃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竊極麗靡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適得衣繪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制

王符傳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桓帝紀

右戒奢侈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十一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人

十二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

者者悉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人賣者無還直

賜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並帝紀

右奴婢

職役三老 鄉亭長 民伍 復除
賜民爵 賜粟帛附 罷貢賦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

志 互見賜爵類

右三老

鄉置有秩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

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

長以禁盜賊百官志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

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

赤幘行膝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長候五里一 通考職役考

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版以効賊執繩以收執賊

右鄉亭長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長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

百官志

右民伍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

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母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曰復一曰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閭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並帝紀

通考同

右復除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

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二級高年鰥寡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疋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六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存者粟人五斛

永和三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人帛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並帝紀

明帝卽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今考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各一人孝弟力田旣祿秩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

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級事以上通考職役考

右賜民爵賜粟帛附

建武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迺

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光武帝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餉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乞罷之明帝從之樊儵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

書陳狀和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並帝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臣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龍不

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順帝紀

右罷貢獻

後漢十一

權算

口賦 更賦 算賦 鹽鐵 雜稅 禁酤酒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通稅勿收通考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歲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通考同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並帝紀通考同

右口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富送為之有一月二更足為卒更貧者欲得

願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一子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且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任一歲一更諸

不行者出錢三百人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卽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差後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踐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安帝元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除三輔三歲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傷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以上通考戶口考

右更賦

漢法常以八月算人

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八百二十為一算高祖四年八月初為其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算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詔曰令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人諸懷姙者賜胎養錢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並帝紀以

上通考並同

右真賦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通考坑

治考

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鄭衆

是時數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營詔諸

尙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

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可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鹽利歸官則下

人窮忍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朱暉傳按通典通志引作明帝時馬氏因之其綱曰

射歲餘乃有此議張林又陳均輸之利典志

明帝時官且營鹽考之暉傳章帝元和中始拜尙書僕

和帝卽位罷鹽鐵禁通考征

權考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遠永平末年復

修征伐先帝卽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竇安邊

境而更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者鑄入稅縣官如故

事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宏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和帝

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和帝紀按通考作永平十五年

年蓋承前條之誤今從本紀

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甯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銜說
 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
 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於是遣詣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
 人果還關中豐實通典食貨典 通志 通考 征權考

司隸 河東郡安邑有鐵有鹽池平陽侯國有鐵皮氏有鐵 右扶風雍有鐵漆有鐵

豫州 潁川郡陽城有鐵 汝南郡西平有鐵 魯國有鐵

冀州 魏郡武安有鐵 常山國都鄉侯國有鐵 中山國北平有鐵

徐州 東海郡胸有鐵 琅瑯國莒有鐵 廣陵郡堂邑有鐵 下邳國下邳有鐵

青州 濟南國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

荊州 桂陽郡耒陽有鐵

益州 漢中郡沔陽有鐵 廬江郡皖有鐵 巴郡石渠有鐵 蜀郡臨邛有鐵原注有火井取井水還煮井水一料

水得四 越雋郡臺登出鐵會無出鐵 益州郡滇池出鐵有池澤 永昌郡不韋出鐵

并州 太原郡大陵有鐵以上並郡國志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原注胡廣曰鹽官掾坑而得鹽或有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亦有鑄銅為器械者鑄治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

百官志 通
考職官考同

右鹽鐵

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以治宮室對李雄薄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

賣賣之名舊焉賦錢四十則

始於李雄也 通典食貨典

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受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走卒五百之類行鞭杖者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

縣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靈帝令刺史

二千石及茂材孝廉邊除官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三千萬餘各有差富之官者宜先至西園諸價

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還之又令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道行費蓋正貢外別有所獻也詳見國

用門 通
考雜稅考

右雜稅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饑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

賣酒祠祀裁定並帝紀通考同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通考補酤考

右禁酤酒

錢幣 錢制 財用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迺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銜銓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倫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督鑄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郡條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禍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

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

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實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

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

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朋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

海內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以鑄之議聽民庶之誦吟聞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然皆見無有遺惑者夫當今地廣而不得耕
民庶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膺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
竟不鑄錢陶劉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
亂錢果流布四海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虜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
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理文章不使人用董卓傳通考並同

右錢制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
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光武帝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湏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以林等言爲然

宋暉傳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段熲傳

靈帝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三三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斬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繕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小黃門常

侍錢各數千萬

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母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呂有所入以爲所獻爲之導引也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繪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彘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

陸康傳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實太后詔赦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獻帝卽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淮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爲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糧糧長安坵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尙書郎官自出採稻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以上通考國用考

東坡仇池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間楚董卓鄒鳩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

虛曰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邪石林葉氏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苑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說則金莫多於漢然民間淘取官府徵斂吏未嘗言其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爲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豈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閒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以上通考坑治考

右財用

平準

均輸平準

轉漕

荒政賑卹

常平倉

調度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且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僱運

之道官總取而官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轉輸於京曰均輸通考均輸考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通典同

右均輸平準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騶駕轉輸不絕

虞詡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二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鹿野狼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

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澗注無潰漏之患費以巨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吳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

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

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

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

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澗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

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

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

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以上通考禮運考

右轉漕

建武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其令中都官二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覓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踊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獨馬瘠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馬瘠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免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各繫齋禱請冀嘉澤

章帝即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蕘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賑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合理寬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合時復旱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獄四瀆及名山龍興靈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偏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藁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贖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二月庚申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粟三十餘郡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昆宜實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詔自寮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藁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賑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貧被災諸郡民種種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

助蔬食閏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大小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糧粟賜下貧穀食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爲害餘雖隨登而多不均決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蕘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蕘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賑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立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此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蕘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蕘皆勿收責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殿所傷爲除田租芻蕘安帝卽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蠲貸流民十月庚寅冀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廩車以年飢故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

粟粟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粟九江貧民

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潯水縣穀輸菽倉

元初二年正月詔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三司既不奏聞又無舉正欺罔罪大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災疫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遭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者年七歲以上人錢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官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同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毀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

爲收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曹賦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贖恤窮置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葉

陽嘉元年二月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獄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零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冀勸農功賑乏絕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且勿考竟須得雷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冀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盜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粟給貧羸

桓帝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二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

乏絕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逋債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矢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弱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粟人二斛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謹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令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減戶者遣三府掾賑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食粟人三斛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宏農三輔蝗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八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一斛穀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

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請有閣謝奏收候汶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汝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以上並帝紀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通考獨貸考

右荒政振貸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則豈後來卒置之歟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自東漢而其弊已如此矣通考市權考

右常平倉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志

明帝卽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明帝紀

桓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年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桓帝紀

右調度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五十

後漢十二

禮古禮 禮儀 卽位告天 郊祀 封禪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宗廟 禘祫
社稷 靈星 六宗 高祿 飲酎 雜祭祀 齋 夕牲 迎氣 立春 立夏 夏至

黃郊 立秋 立冬 冬至 合朔 五供 親耕 親蠶
祓禊 請雨 桃印 驅劉 驅蠶 大儂 土牛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

繡繡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徒今日復見漢官

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光武帝紀

建武初舊張多闕張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

帝甚重之張純傳

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

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

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皇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永平二年時中興三十餘年東平王蒼以為天下化平宜興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

服制度東平王傳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召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書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增興崇宏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休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集議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宏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詔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

盡心集作喪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喪乃作爲首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喪監羽林左騎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喪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曹褒傳

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餘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張衡傳

順帝卽位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譏遂令陛下龍潛藩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禍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阼奉遵鴻緒爲郊廟主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卽位倉卒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順帝紀

獻帝建安二年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壇沒書記罕存應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應劭傳

班固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
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
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以不章

前漢禮樂志注
云今謂作志時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順探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
闕文是以賈誼仲野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
天算譏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感莖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
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也且樂非變襲而新
音代起律謝阜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曹褒傳論

右禮儀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
配天地共贖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賜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
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土郎銅馬赤眉青犢
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
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祀志
通考同

右卽位告天

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釀合四百六十四釀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釀合三百六十釀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二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知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時元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醴既送神壇俎實於壇南巳地

祭祀

通考

同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

通典同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饗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隨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以上通考郊社考

右郊祀

建武三十年張純等上言上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官宜及嘉

時遵唐虞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業也詔曰卽世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乎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今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幸魯過太山告太子以上過故承詔祭泰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獄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齊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河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以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顯遂東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畧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一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

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
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
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
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越石工宜取全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漆
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
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一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榮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觀
東后從臣太慰喜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
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
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
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
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州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
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曠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
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議所傳昔在
帝堯聰明密微遜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
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燼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

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曉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明恕皇帝唯謹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一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君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編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卽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重親封之訖太帝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

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廟勿出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張純傳及
祭祀志

通典通
考同

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爲封土爲壇栗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用饋饗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民不聞其在封矣

祭祀志

右封禪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獄在未四獄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它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其牛一頭海四瀆其牛一頭羣神其牛二頭奏樂亦

如南郊既送神陸俎實于廟北祭祀

通典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郊

通典古禮

右北郊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卽位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左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燿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勅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闕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賢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蹀躞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今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祭祀志及本紀

永平八年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章帝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王

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章帝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永元十四年臨辟雍饗射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

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雍並帝紀

明堂及靈臺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百官通典通志

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八窗四闕法八風九室十二座法九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通考郊社考

右明堂 辟雍 靈臺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禘祀高祖為太祖及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

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

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

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

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

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于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距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張純傳及祭祀志光武皇帝崩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于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祭祭祀志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志云光武廟更衣

孝章卽位有司奏言孝明皇

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祫祫于光武之堂問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明帝紀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

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竄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初有司奏言孝章皇帝崇宏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

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本紀及祭祀志

和帝崩廟號穆宗和帝紀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祭祀志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

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祭祀志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寢之號

而稱恭宗祭祀志

順帝卽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祭祀志

順帝崩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思以極躬自菲

薄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愼終有

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

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東觀漢記

冲帝質帝皆小崩梁太后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說三公分祭之

祭記志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卽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

八王傳

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濟侯卽位亦追尊祖考

祭記志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俸

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廟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

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墀四世爲鬼輪乃祭之有廟亦祭之並志

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

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古宗廟前

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四時祭寢

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祭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

之具古寢之意也

祭記志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

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

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

世法也今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

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合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周舉傳 通考 及本紀 同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俸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爲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存不以有過廢今以獻帝言之靈父也桓祖也安曾祖也和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當乎當時此義雖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子入繼祖

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自廟
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
位卽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嗜豈亦習
聞時指陰有詔附邪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祀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
懸隔是豈得爲知禮者乎

通考宗廟考

右宗廟

建武十八年光武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
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
何合祭之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
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
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
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說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謂可如
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

定祭祀志及
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度或饗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章帝紀
通考同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僖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

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通考宗廟考

右禘禘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授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其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堯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堯爲稷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

故句龍配食于社稷配食于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
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于社稷云

注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雷

也 祭祀 通典通

志 考同

何休注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
犯之故繫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
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
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
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
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
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

通考社稷考

右社稷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
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
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
及穫刈春籜之形象其功也

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祭祀志

東漢以仲秋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星廟季秋之月祀心星於城南壇心星廟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通考郊社考

右靈星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方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

比太社也

祭祀通典通志

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於周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

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按光武紀注云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易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卽位初改爲天地四方之宗

右六宗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於城南祀以特牲

禮儀志盧植云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於高禘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禘以古者有

祿氏之官

通典通志

右高禘

八月飲酎

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

章帝紀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

禮儀志注

右飲酎

章帝卽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臺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祀帝堯于濟陰成湯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圜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寶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奏之卽帝無所增改

祭祀志

殤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祀

殤帝紀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卽位修奉常祀

祭祀志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

闕爲壇飾滸金鈿器設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祭祀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桓帝紀

通考並同

右雜祭祀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縛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禮儀志

右齋

正月天郊夕牲畫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畫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右夕牲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承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宋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繅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赤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按本紀承平二年始迎氣于五郊 祭祀志

右迎氣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汎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禮儀志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噴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肩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祭祀志

右立春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爾特祭禮儀志

右立夏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鑿燧改火禮儀志

右夏至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奏黃鍾之官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翽育命所以養時訓也禮儀志

右黃郊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于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禮儀志

右立秋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于黑郊禮畢皆衣絳至絕事禮儀志

右立冬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

昏夜終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二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人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聞竿或撞黃鍾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至十三爾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官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而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聞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其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斬北而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請大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右冬至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啻羊酒至社下以

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禱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紱以行禮如故事禮儀通典同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請見於天而冠者必有禱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酌之報是爲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愷禋祀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異變先廢朝典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合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通典

右合朔

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儀志

右五供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禮儀志同

漢舊儀曰春始耕于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繁盛皇

二四身天進正理類聚卷五十一
帝躬秉耒而耕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稷

禮儀志注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于懷

並帝紀

順帝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于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遑息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絮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曰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齊宮饗體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黃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于藉田

獻帝紀

右親耕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漢書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于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麻婦人萬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

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帝得以作纓
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禮儀志并注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轡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轡旂車皮軒閣
戟雜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
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
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官手三益于鹵館畢還官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
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禮儀志注 通典通考同

右親蠶

三月上巳官民皆繫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
矣謂之祓也禮儀志

右祓禊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閉諸陽夜阜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代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禮儀志

志

通典通考並同

右請雨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朱索連策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禮儀通典

右桃印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鬃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騶各送陵廟還官遣使者齋東甬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龜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禮儀志

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龜劉祭祀志

右龜劉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禮儀志

陳咸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漢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臘也人問其故曰我

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寵傳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

荀或卒獻帝哀惜之祖曰爲廢燕樂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共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以爲祖漢以午日祀荀或傳

右臘祖

先臘二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早製執大纛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儀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亦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矧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攢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籬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水面獸能爲儺人舖訖設桃梗鬱蠱葦交畢執事陞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禮儀通典同

右大儺

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禮儀通典同

右土牛

清士平

古火難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漢書百官表卷之六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五十一

後漢十三

嘉禮 行幸 循守 朝會 上尊號 上壽 拜皇太子 拜諸侯王 養老 案比 冠 婚

大射 鄉飲 詔令 章奏

封事 禮 賓禮

封先代後

祠祭 哀贈 先聖 飴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講武 校獵 養衛士 朝 山陵 寢園 上陵 服制 尊服 禮 禮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 紀書行幸不 畧舉為例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守 東平 王傳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繪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

渭灃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圭璧不

滿百里者不沈 祭祀 志注

右行幸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廉東平公蒼從

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己卯車駕還宮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二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狩守王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

禮樂 禮樂 禮樂

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
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謙也帝大笑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眞齊王石朝於東嶽辛卯柴望岱宗
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
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塤箎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
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
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
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饌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並帝紀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駟上四狩頌以稱漢德崔駟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嶽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諮耆老肥田尙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
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

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並帝紀以上通考並同

右循守

每月朔族首爲大朝受賀其饌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十石以上土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禮儀志

祭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續貂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陞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屬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既定上書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蹕弓擐矢陞殿左右戎輿偃廕殿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隨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踞局屈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于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輶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于此自到假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禮儀志注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注云每大廟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以年饑故不陳

安帝紀

通考並同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
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

通考王禮考

右朝會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
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諸
賊而騶騫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
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募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
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
盜賊日多羣生危懼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一跨州據土
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
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
攀龍麟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卽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
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
乃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禮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玉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

光武
帝紀

右至尊號

明帝永平十年僧耳降附富平侯張奮來朝上書引見宣平殿

張奮傳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

明帝紀

右上壽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俱賜禮畢罷

禮儀
通典
同

右拜皇太子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綬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讀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俱賜禮畢

禮儀志
通典同

後漢鄭元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相始拜皆封爲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闕內侯俟春而後封國祭統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爲秋嘗時邑人皆田或以爲創黜田邑於此時也

通典
禮典

右拜諸侯王

顯宗永平二年三月紀作十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俱禮亦

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識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朝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綬執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季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惠餼寡稱朕意焉

儒林傳及帝紀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來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注

明帝紀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楊厚傳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君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

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禮儀志注

和帝以魯丕爲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耆老授

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

右養老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

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禮儀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

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明帝紀

右案比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

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禮儀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自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繯至司

寇及亡命各有差

注云太后詔哀安爲賓賜束帛乘馬

和帝紀

初肅宗勅曹褒條正禮儀褒依準舊典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爲百五十篇奏上

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帛一匹

桓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並帝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漕于嘉爲賓加賜元纁馴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禮儀志注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瓛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

給之禮儀

志注

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大簇之庭鐘咸獻

壽焉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丞丞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

月之上旬皇帝時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元虬之連蟬建鸞龍以爲旒鳴節

路之和變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燕撞大簇之庭鐘前審屏與

禮典

右冠

桓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

勛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梁后紀

靈帝冊末貴人爲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

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

文曰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幸與股姜任母周二代

之崇蓋有內德長秋官闕中宮職位末貴人乘淑媛之盛體河山之儀威容昭耀德冠後庭羣僚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后其牲踐副位敬冊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

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后伏起拜

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卽位威儀亦紱玉

璽也

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纁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疋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

長二十年並拜貴人以上通典

右婚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行之伏湛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禮儀志通典同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順帝紀

右大射 鄉飲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循吏序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百官志

璽書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見鮑昱傳

中元元年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隆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

爲司隸也鮑昱傳

永宣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周興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楊球爲衛尉勅尚書不得稽留尺一楊球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李雲傳

右詔書置書尺一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百官志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謂若罪法効案公府送御史臺職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

臣甲乙上漢雜事見胡廣傳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光武帝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蚩也明帝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

於是遂蠲其制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東平王蒼傳

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闕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左雄傳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李雲傳

右章奏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明帝紀

八月詔曰朕以無德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諛

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

按本紀諸帝每有災異皆令公卿上封事蓋自宣帝始令羣臣奏

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章帝即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

章帝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且對經術以皂囊封上

按張融云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即爲上書囊也則知文書言密事以皂囊封上自西都已然矣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並帝紀

右封事

以上嘉禮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爲衛公安爲宋

公以爲漢寶在二公上

百官志

右封先代後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

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世世

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孔傳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
子二十一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
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
笑曰非聖者子孫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合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
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
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
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
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盛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
雄等稽首以聞制曰可讀此可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雄吳雄戒趙戒魯相瑛據碑言姓乙字仲

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宮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

聖先師既覺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位惚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加以焉

以上通考學校考

右祠祭袞贈先聖

以上寶禮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龜劉兵官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文官龜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享鮮時有司告乃遠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禮儀志注

右講武

禮儀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鍾離意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明帝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廢與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本不曲直失春令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巡視稼穡消搖徜徉弭節而旋至秋冬廼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

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馬融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並帝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戾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爲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宜宜揚旗耀武聘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

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瑯琊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輦眉之威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父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陳

傳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岩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涑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何進傳

右校獵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

尉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禮儀志

右饗衛士以上軍禮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

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

百官志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

光武帝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合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合流水而已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

議宗廟法從事

明帝紀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合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隴

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邦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帝從而止

東平王傳

右山陵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鼙鼓漏理

被枕具鹽水陳嚴具祭祀

志

更衣別室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明帝紀

右園寢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闕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佩帶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禮儀志

右上陵

舊制公卿三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禮典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原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罷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丞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室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閨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制制大臣有寤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室而羣司營祿私念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官暨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陳忠傳

右服制

耿恭母先卒迫行喪制有詔五官中郎齋牛酒釋服注云奪情不令追服耿恭

但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但焉傳

太尉張酺父卒既葬詔遣使者賜牛酒爲釋服

張酺傳

右奪服以上凶禮

樂舞詩頌 樂更樂

天子樂合擊伎樂凡國祭祀嘗講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百官通考同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普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光武通考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帝紀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璽虎賁旄頭鍾虡之樂光武帝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祭志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時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

何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

曰令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十月丞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者執羽籥六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

名曰五行其舞入冠冕衣關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通考

以除亂也其舞者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同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于取適子高

五尺已十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爲舞者百官志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

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

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

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暘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德樞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細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祭始細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求靈建立三雍封禪泰山彰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東觀書見
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埴簾和之以娛嘉賓

明帝
紀

章帝卽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武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祖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

從王議

禮儀
通考
志注
同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東觀紀曰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感首臺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通考遂廢行十二月迎氣樂也同

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階八佾

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禮志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

時訓也禮樂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聞竿或撞黃

鍾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

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

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

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合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

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待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

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

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竿八能有之正首各三十爲

關正德曰令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五十五關皆音以竿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
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
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於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
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攜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
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禮儀志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代之樂孔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鋤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和帝紀 通考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鐘樂器隨月律袁紀云初隨順帝 通考
月合作應鍾紀 同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祭祀志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灾皆有它故若以不止再皆不鳴鍾不作樂禮儀志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

故前書言天子所幸皆曰行幸及歸言行自某所至舊注不察通考
乃引春秋釋病以爲漢法郡守出入得鳴鍾作樂其誤明矣同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 獻帝紀 通考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踴踴舞我者也四曰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提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 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禮儀志注

祭籥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份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通典樂典

右樂舞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

東平王蒼傳

章帝元和二年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奏之

志

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蘇順傳

右詩頌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穉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

語辭意難正有健為郡椽田恭頗曉其言輒令譯其辭語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

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魏晉 與天令意魏晉 吏譯平端劉脾 不從我來旁慕 闔風

向化徵衣 所見奇異知唐 多賜綰帛郭斌 甘美酒食推潭 昌樂肉飛拓拒 屈申悉備後

仍 蠻夷貧薄僂龍 無所報嗣莫支 願王長壽僧維 子孫昌熾莫釋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彼尼 日入之部且交 慕義向化隨旅 歸日出主路且 聖德

深恩聖德 與人富厚魏苗 冬多霜雪流落 夏多和雨作郭 寒溫時適貌湯 部人多有補

邪 涉危歷險辟危 不遠萬里莫受 去俗歸德衛登 心歸慈母仍路

推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荒服 土地境疇華翰 食肉衣皮阻蘇 不見鹽穀莫湯 吏譯

傳風罔譯 大漢安樂吳漢 攜負歸仁職優 觸冒險陝雷折 高山岐峻倫狠 緣崖礪石扶

側 木薄發家息落 百宿到洛理潛 父子同賜捕菑 懷抱匹帛懷紫 傳告種人傳言 長

祿 服溫 昆維 鹿毗 區漏 呼敷

二

願臣僕

陵陽臣僕

安帝卽位罷魚龍曼延百戲

安帝紀漢官典職曰作九賓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噉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曼

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曼爲曼延音以戰反

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文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韞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懸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右蠻夷樂